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七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說已見言仁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

至焉而已矣

同上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勿忽然在後

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顏淵深知夫

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

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要處聖人教人唯此一專而已

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

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

氏曰所謂卓爾亦在平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竊宜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

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反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

子學既有得故迷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

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

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

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

不怠所從必欲至平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

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

以來便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我以文是

要四方八面却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之以禮又要逼向身上

來無一毫之不盡○瞻仰鑽忽見得猶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

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

聖人從容中道也○或問云云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仰之然高一層之上又有一層鑽之又堅透一重又有一重瞻之却似前又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然夫子教人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只如此教我下工夫久而後見道体卓爾立在這裏此已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說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

絕着力不得也。顏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
啓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
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了及夫既竭吾才如
此精專方見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
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顏子生些少未能渾化如夫子
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問云云曰未到這裏頂着力到這
處自是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
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
熟之而已。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
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著意去做不
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
才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
那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才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
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
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南
軒曰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
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黃氏曰此章高堅前
後之嘆所立卓爾之言顏子之見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

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敢於為
言者反借老佛之說以議聖人其不敢者則委之於虛無不可
測識之域故此章最爲難曉惟吳氏以爲亦在日用常行之間
者最爲切實今竊以其意而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
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
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
施設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他人於此或未
能無纖毫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
能極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
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則見
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
見其當然之則卓然立乎其前耳初非有深遠不可窮詰之事
也。以上三章乃孔顏傳心要指今本胡氏之說以問
仁爲首不違仁次之此章又次之餘章則繫于後云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曰不違者意不相背
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庸

燕居獨取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
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
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
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
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或問光儒之說曰曾氏胡
氏張敬夫之說亦善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
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
顏子之質鄰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
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無私則其視聽言動皆
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
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
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內外相符隨願
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嗚呼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
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
日用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
事斯語之驗也○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無私只是他自作用
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只得說無私謂加人相對坐心
處無有處向亦具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符

只它人之所不知雖在眾中便是獨也○問亦足以發其是所
以發明夫子所言之言否曰然且如夫子言以非禮勿視聽言
動顏子受用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
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
也○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
然顏子去聖人不爭多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
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融如消融相似
融如雪之在湯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習中如何發得出來
如人飲若不消化如何能滋益皮膚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
它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發得忠恕之說出
來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朱子曰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
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
來是其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知也與許也○
驗矣胡氏曰子

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如何
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
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
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
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或問云云曰胡
氏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寧則知
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聞一知
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皆定最省語以徐
行後長而知
天顯克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朱子曰
顏子之

貪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改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曰
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樂爾其字當玩
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
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或問顏樂之說程子答
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
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
可樂然後樂也○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
先生曰不用思量它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
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恣地快活而今只去博
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於杳冥無昧之際何益只要着實用
工○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的地位如何便能知得它樂處且要得
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稍亦湏會到他樂時節○顏子胸中自有
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處做樂明道
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問伊川所
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問濂溪說程子尋孔顏
樂處如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初學所能求况今
師非濂溪友非二程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
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以自當純熟充達向上處○孔顏雖
同此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問云云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

自家身上討。問程子曰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
周子癩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先生曰顏子之樂非
是自家有這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玩弄後樂見得言
道理後自是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
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云云曰程子之言但
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
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爾若某人之云乃
老佛緒餘非程子本意。又問伊川云云曰如何曰樂道
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
却走作了問如鄒侍御引此謂今日始見伊川面已入禪去曰
然。曾點之樂是見得如此顏子之樂是工夫到那裏。南軒
曰此不可以想像求也惟用力於克己則庶幾其得之耳。黃
氏曰集注或問二說不同何也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
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求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
固凡事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之
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為不足

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它人用之則無可行舍
之則無可藏唯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
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
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
之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展意思何消得更
言命。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聖人
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雖使
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做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
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定不肯已所謂無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知者矣然實未能
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
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
。南軒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蓋君

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固自若也因時用舍而有行藏耳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與此。南軒初本云其行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曰聖人固無意於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收時極物之意皇皇不吝豈可謂無意於行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夷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已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

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朱子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去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

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其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朱子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

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化貨殖焉億

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

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藟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屢空之說曰空為匱之其說庸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為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辭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矣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

之不
易也

易大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說見廣
大學篇

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說已見前○以上
皆聖人稱許之辭

顏淵問為邦

朱子曰顏子王佐之才故問
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

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
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

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

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為紀故孔子嘗曰
吾得夏時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蓋取其
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
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

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
為質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
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
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

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

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
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勸戒意蓋如
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以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
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
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
矣○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

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以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統則改歲之義不明而九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是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問程子云云曰北猶言準則也謂以此四者為準則餘可推也○屏山劉氏曰顏氏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己復禮全一性之天也人事謂行夏時商路服周冕樂韶舞也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

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此章蓋聖人許顏子以王佐之事業。○又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召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三日馬佚公召回曰吾子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音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容駢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陟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進乎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按顏子在陋巷而於帝王經此之事無所不講此章者所當法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朱子曰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

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朱子曰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矣

之宜圖非它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史記四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曰。自吾有田門人。益親。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子曰。顏子既沒之後。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或問云云。曰。惟胡氏為盡善。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南軒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詞。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為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與。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卒。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以說見學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

斯矣。朱子曰。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理義之

所以為大賢後之。孝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我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尽。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曰。孟子之自反。不如顏氏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孝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孝者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

陷於蹶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日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曰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此說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言也○此章乃朋友稱許之辭

孟子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求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此公孫丑之問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

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全章見時中篇又舜何人也見性善篇

揚子昔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

心仲尼矣未達一間矣子雲論顏子凡數條今獨取此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

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

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至愛之間當有貴可二字而異乎

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此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

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語言解會而已見其大則心泰

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

一也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臣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悞

或曰化大而化也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末全之名也。學顏子之所學已見學篇

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

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

天不亦深乎

朱子曰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卒之者唯顏子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

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夫子之道如

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如天地

生物即在物上盡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

發不必待顏子言之而後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

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程子曰學者欲得其正必學顏子有準的

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

又曰顏子不動声氣孟子則動声氣矣又曰人須學

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

顏子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又曰孟子才高卒之無可依据卒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雖只見維才便是不及聖人與人須當卒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或曰顏子為人似乎怯曰孰勇於顏子觀

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朱子

亦曰顏子非懦善底人開口便問為邦孔子便語以四代禮樂

愚謂顏子克己復禮即雷天大壯氣象非智仁勇之備其孰能之

問顏子所好何學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全文已見論語篇其未云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者。又曰人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天度量物刑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天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張子曰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

致其學足為信人善人志於仁無惡而已

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

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曰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鹿

朱子曰顏子渾渾無迹 有舉先生舊語問曰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

且自做工夫這般劇說不得據自看得覺顏子渾渾無痕迹。以上皆後賢論述之辭。此篇專叙顏子博學愚按堯舜以及

周孔其可見者相傳之大槩尔至孔子之授顏子則本末具見聖人之蘊撫遺餘蓋希顏所以希孔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人心惟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克已復禮為仁孔顏相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蓋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已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道心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中又名異而實同者也蓋合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凡聖賢相傳之心法皆可一以貫之矣

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按

此亦孔門傳授心法与告顏子克已復禮一也故以為首章說見前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及已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孝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孝專用心於內政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其可不及心乎。問未為人謀未交朋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朱子引程子鷄鳴為善只是主敬之說曰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曾子守約不是守約只是所守者約耳。曾子之孝大率力行之意多曾子守約是於樸實頭省力知用功。南軒曰曾子以此三省自省可謂為已篤實之功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說見言仁篇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與

說見君臣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勉夫小子

朱子曰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

之希戰人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踏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得

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度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為全歸則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於地，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其行以辱其親乎？或問：以易箦為死，生死變於已者，奈何？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藏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違矣。程子然之，不知或人之說禮為重乎？是求可知也。○集義程子曰：顏子沒後，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李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

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遷

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見敬齋或問此章之說曰：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

檀弓者一愚嘗攷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人之而易箦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如出雷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佛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誠首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按程子曰：曾子易箦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胡氏蓋本諸此。○愚謂曾子之啟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箦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箦，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

曰華而皖大夫箦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

瞿然曰呼華而皖大夫之箦與曾子曰然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
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
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吉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它氣象極好彼它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二不義得上下不為同心○又曰曾子易箦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作志已定故雖死生詩大事亦動它不得

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
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朱子曰有若以聖人

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濯潔也秋日燥烈言暴暴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以上皆細曾子言行○末章形容聖人之語非知德之至者其能及是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朱子曰魯鈍也

程子曰參也意以曾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曾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楊氏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學道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南軒曰曾子之曾其為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此章乃聖人目曾子之辭然必在曰唯之前無疑也

孝經仲尼問居曾子曰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天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章見曾子之

學由孝而入孔子以此授之亦傳道之一端也禮記所舉曾子論孝數條與孟子稱曾子之孝皆已見五典篇不重出然學曾

子者必自孝始可也○又大學正經朱子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其序所以為大學之書蓋孔子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云

程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殊

曾子序曰昔孔子沒門人惟曾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卒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雜見論語孟氏書是他傳語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禮弓篇所載相去甚遠甚于友劉子澄蓋柄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喜其致之竊以謂云云是少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情絮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者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它書所及也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按直書者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加之意而已即仲舒所引也其它名言多學者自當詳味又按禮記曾子問一篇雖所問皆禮文之變然古之學者未有不以博文為先而三千三百皆道體之所形文多不載于此要當顯考云

孔門唯一顏子天資至純粹到曾子便過

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又曰曾子語

言盛水不滿

問顏曾以下皆致曲否曰顏子體段已當

曾子則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問

則渾合矣因論中庸致曲及此○以上後賢論述之辭○此篇專叙曾子傳授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顏淵已見今以閔冉事列于後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此章已具前篇今欲見諸子之淺深故復出焉解義則不錄餘放此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史記曰不仕大夫不食汗

君之祿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朱子曰長府藏貨財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

貨財之府無故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歛之意乎○按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此四章合而言之見其窮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朱子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

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

朱子曰黎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
角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之神

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
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
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
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或問云云程子欲去曰字蓋嫌
於與其子言而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蓋以
論語攷之其歎顏淵未見其
止乃對死後之言此其例也

言語宰我子貢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
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
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云宰我出曰

子之不仁也

孟子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史記曰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氏古史曰太

史公云云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殺君父也不幸子居有書寢短喪

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常之亂太鉅闕止亦子我也田常殺

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之亂常

既弑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必不然矣又李斯曰田

常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因殺簡公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常

之仇為齊攻田常者非與常作亂矣要知由闕上

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我皆不足信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而惜之於用宜其無不周也又豈可以器言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朱子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長短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喪之而疑

具詞復自取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南軒曰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它人不若篤其在已也聖人揚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詞然所以勉其不及者亦甚至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蓋至此非復前日之子貢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朱子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言之官

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夫子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得其門者

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黃氏曰叔孫武叔

以子貢賢於仲尼子禽亦以仲尼豈賢於子貢自今觀之則二

人之識見固懸矣然其敢於為此論者亦豈無說且其所謂子

貢之賢者何也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

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

而遠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豈性宮牆為然哉雨露之澤

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子貢

三無夫子一稱宮牆一稱日月一以天喻之其論愈精此子貢

之所以為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

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

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

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南軒曰子貢善喻如

宮牆日月之喻皆可謂切矣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無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

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

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責子禽不謹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

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之謂植其生

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

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

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

思勉及也。南軒曰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升喻聖人之不可及也蓋大而化之非復

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期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心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也子貢知足知其所造抑深矣。黃

氏曰子禽之問見於論語者凡三於夫子聞政則疑其有所求於伯魚則疑夫子之私其子於此章則又疑子貢之賢於仲尼

其為人粗率而淺陋可知一言之善則可以為知一言之不善則遂為不知知與不知係於一言之間此言之不可不謹也由

志學而立由立而不惑由可欲而有諸已由有諸已而充實皆可以昔而升至於知天命有輝光已共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

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其仰之高鑽之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豈得而階升也

哉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榮謂賴之以生故以為榮幸哀謂失其所依

故為之哀戚子貢之稱夫子者如此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

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而未茂感動之淺

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也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及觀聖人之道豈不曉然而易見也哉此子貢之所以為善言聖人也

孟子孔子沒三年之喪畢門人治任將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自性與天道而

下數章見子貢學力之進如此朱子曰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見二公執正之高卑而知其將死亡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乎既而皆如其言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與論語億則屢中合故附此又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又載其說齊田常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蘇氏曰此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記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而已若如公孫荷張儀聘其諸

辭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政事冉有季路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

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求也千室之邑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

仁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

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朱子曰力不進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

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

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自退而已

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南軒曰為仁未有力不足者故

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

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

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為自畫耳畫者非有以

止之而自不肯前也。愚按此章乃求也受病之源惟不能自

強以進學故義利取舍之分不明而苟

以從人無正救之益而有順從之失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朱子曰旅祭名泰山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

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

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天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

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

可誅也既不能正則美材於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

道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

子曰冉求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它日孔子曰非

我徒也云云。朱子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

且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

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非吾徒絕之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

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

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仕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仕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冉求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為非與然使之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志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故孔子云云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職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焉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德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南軒曰此哀公才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為季氏宰考左氏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私門益以封植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明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了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朱子曰于然季氏子

弟自多其家得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

求之間異非常也曾猶乃也所謂大臣者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子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

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季氏將伐顓臾

朱子曰顓臾國名魯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

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

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

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充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北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

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

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代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

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

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王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楨圓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

毀與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

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欲之謂立貪其利

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謂

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
史忠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氏則不均矣君弱
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
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

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內治脩德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
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

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

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
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顛史分崩離

析謂四分公
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顛史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
蕭牆屏也言不

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
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顛史以附益之夫子所
以深罪之為其著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
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教止者宜亦多矣
伐顛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或問首
章之說曰蘇氏所推兩條考之尤密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
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
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
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
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
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顛史非陽虎
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
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史而在蕭牆之內也但蕭牆之禍亦本
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

甲二十七

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亦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取損以復於諸侯一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釋曰三家之罪在於四分公室而私有之此其奸名犯分之太惡也若以此而加之罪則其不可仕明矣馴習既久以為當然故孔門弟子亦有仕於其家者仕於其家則不復知有魯矣冉有之言曰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其於夫子社稷之臣之語蓋懵然莫覺也夫子不均不安之語又專指魯以發之其旨切矣以求由之賢蔽於習俗安於豢養尚不復知義理之正况下此者乎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南軒曰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真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廢是徒以顛史為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辨有但知為宰者當仕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則為其臣而已矣○愚按孔子與門弟子言未有若此之反覆詳悉者亦以其不可故耶○按左氏齊師伐魯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從 逆齊師于郊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杜氏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八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

朱子曰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

乎但所知者以為知所不知者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所知之理乎。南軒曰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已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則其不知者亦將終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為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黃氏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亦有說乎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為知也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是愚惰無識之人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為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為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為是知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

家語曰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

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

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曰以瑟為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所至氣質不為不

亦然於其所偏然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為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

不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

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為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極夫聞與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

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朱子曰片言半言折

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

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記此以見子路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丑氏曰小邾時以句釋奔魯

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之臣吾誰欺欺天

乎

朱子曰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雖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夫子既差而知其事故言無臣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其責子路深矣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

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

葬子死於道路乎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鬻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矣

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儆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如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于路之謂乎○或問云云曰胡氏云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專未致其辜之前也若妄莫則子路死於衛以矣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答歸已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備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將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增也○南軒曰所謂天者理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第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厘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此君子之所以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

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
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

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

為盜又大言大言曰好勇不以學其蔽也亂○按史記子
路性剛勇力志抗直冠雄維佩段豚陵暴孔子

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備
張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由也啜樂子曰啜粗俗也傳
稱啜者謂俗論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史記子路死孔悲之
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孟子曰或問平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俱行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有所不遇也於施焉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之插者子路即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管仲西仲尼之持林不道管仲之專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

文學子游子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之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為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

偃之室也朱子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尹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

而無見小欲達之意可知非公事不忌臣宰則無在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揚氏曰為政以人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

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戒明為法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
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上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
謂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

小人夏為喜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是以吾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其道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

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

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

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

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上疑女於夫子

爾罪一也鄭氏曰言其不備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

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

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

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按史記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曰樂
記有文侯問樂事○朱子曰管子之下篇實有如子夏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
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
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
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
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師也辟宋子曰辟便辟也謂昔於容止少誠實也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禮記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

鄭氏曰由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漸盡為死

吾今

日其庶幾乎

按史記子張之次曰曾參曰澹臺明曾子已別見澹臺并見子游事申史記曰疾

明字子羽其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其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謹取舍去諱名施乎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

朱子曰子賤姓名不齊上斯此人下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魯無

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或問云云曰胡氏

吳氏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曰子賤有才智德愛為單父宰民不忽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

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元事者五人所

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按史記子賤為單父反命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無幾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

也。朱子曰憲原思也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并言之以廣其志

克伐怨欲不行為可謂仁矣子曰可以為

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

罪也以其子妻之。朱子曰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

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

乘無罪在我而已豈以白刃者為榮辱哉。南軒曰公冶長雖

在縲紲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謂其方遇特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以其兄之子妻之。朱子曰南宮縚也又名縚字子容謚敬叔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弄善射身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按史記南宮之女曰曾葢曰顏路曰南瞿曰高柴顏路推請車

一事見於論語商瞿傳云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
楚人新臂子弓然瞿傳易不見於論語姑附此

子曰吾與點也全文見
無象篇

孟子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

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者矣何以

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姑之从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柴也愚未子曰柴姓尚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足不足後影聲聲不殺考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禮難而行不徑一實可以見其為人矣○子路使子

羔為費宰宰章見學為檀弓記其二事一曰季子阜葬其妻犯入

之未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阜曰孟氏不以是罪乎朋友不以

是非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維也鄭氏曰

虐民非也其一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妾者聞子阜也

宰遂為妾田則未可謂知為處之理由後則有言之必為置

其學力之進育不異而歲不同者耶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宋子曰開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

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

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
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所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
任矣至於心術之微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
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
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
為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唯
見之不明也故若存若亡一出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
也今開之不安於小也如此則固非有以見乎其大不能矣至
然之問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
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所見之明又如何哉然曰見

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蓋曰理已明則固未必見其反
身而誠也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乎曰論
其直稟之誠懇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處超詣然無毫髮之累
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南軒曰夫子使之仕知其
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胸中一毫有未盡不
敢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為如何哉則其所至蓋未可量
也故子說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者與
○按史記開之次曰公伯僚其人無足紀者今闕之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

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

南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

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

無訥乎

史記曰牛
多言而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

有子曰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禮記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禮記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冉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子曰又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子曰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

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為社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曾得反載其寶來朝於魯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

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
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
失魯司寇將之刑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
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子夏子游子康以有若似聖人一節
已見曾子事申史記謂孔子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夫子弟子相與師之如夫子時他日弟子問月宿畢而不用商瞿四十而有子有若嘿然無以應孔子起曰此非子之座也蘇氏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子稱禹崩益跽啓於箕山之陰朝禮欲訟者皆不之益而之然則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及問而不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讓至於此極與且月宿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子此卜祝之聖而商瞿所以謂孔子聖人者豈國誰說類此者多矣孟子姓

赤也東帶立於朝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又言志章見後篇。浦齊乘肥馬衣輕裘見史記語。按史記亦之次曰巫馬斯見昭公知禮章又家

語宓子賤為單父宰鳴弦而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單父亦治期之次曰梁鱸曰顏幸曰仲孺曰曹邴曰伯虔曰公孫龍皆不見於論語故略之。以上叙孔門諸子之學目閱辨而下雖以四科為次第然十哲之云先儒已非之子張而下雖以史記為序然諸子學力之淺深人品之高下初不以是為準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文曰曾子子思易

地則皆然全文見中道篇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

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立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又曰傳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道者非子思孟子則其可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傳也

楊氏曰中庸深奧多見於孟子其所以傳也

與又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中庸嘗因是而之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也曰中庸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知性也所謂大本也

是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比宮黜之勇者南此方之強也其曰仁之章章親親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亦若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官也尊賢為大親親之親尊賢之將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文之則自誠明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談者天之禮讓也哉若人之道一章之義參不於中庸亦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朱子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

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其後聖賢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皆以此接馱統之傳若吾夫子雖不得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若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緼奧未

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自是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言以承先聖之

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以得其心也○此中庸章句序今劉著於此

孟子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至於克

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

又孟子思誠章朱子曰此章述中庸而孔子之言

且是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誠身之本乃子思所聞於孔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云又孟子盡心知性章朱子曰以上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道心則知至之謂○以上總論子思孟子傳授○朱子又嘗曰西聖人之德無不備其次則顏子然其純全然比之聖人便有心之未定處若神弓則偏於淳篤如少顏子則明之意如曾子則入段剛毅

是有立脚處所以獨得其傳到子思也然則豈惟是這般人方立得處子思事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一而節可見

揚子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

之亦允蹈之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

以其異於孔子者立孟子異乎不異

韓子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

一文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變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眉山蘇氏亦云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路揚墨以是配禹也

夫禹之功與天地並而孔孟以空言配之不已套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不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害於其政者必不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後世者以其言性善也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文曰孟子有功德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外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孟子可謂聖人否曰未敢便謂已是

聖人然其學已到至處朱子曰至言恐當作聖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遠則遠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

易者莫如孟子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又

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

時世既無人安得不以道自任上文音全要識時若不識

時不足以言學。○朱子曰：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者，要必有道，決不遲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

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

次也。上文曰：孟子有此美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如顏子便渾厚，不同云云。或曰：英氣見於其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正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朱子曰：孔子只言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

性善。直是漏泄。○又曰：孔子之言多只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是要人理會甚麼。

此等學問，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孟子則恐人理會不得，又透進一着，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切。○以上專言孟子學問。○史記：孔子受學於老聃，思之門人，或曰：人循字也。道既通，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惠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巴，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道，是以所如者不合

時，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朱子曰：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

小疵。上文云：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及得荀氏書，又知有荀氏者，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如猶在軻雄之間乎。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

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

混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

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

性以至於斯邪又曰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

駁矣又曰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亦道

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韓愈云

孟氏醇乎醇又曰荀子

餘年後更能斷得如此分明又曰荀子云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人今學者才讀書便至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

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它自情性尚理會不

得志生到得聖人又曰揚雄規矩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

何所得心按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

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王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

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使

皆中於理合於道者也今又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

從性情安恣睢得禮義者為小人則此謂之人之性惡明矣孟

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曰九禮

義者生於聖人之為非生於人之性也其非十二子篇曰略法

先王而不知其統術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業往舊造說謂

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辨繁飾其辭而

極其說又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儒

猶習儒確確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思為

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十二子者它

史黼也墨翟宋鈺也慎到田駢也黃施鄧析也子思孟子之道

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而以屬於十子之間其與

前章性惡之云皆其言之甚駁而若罪於聖人之門者也故具

列于此○眉山蘇氏曰昔者常怪六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

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一書若冠讎及今觀荀卿之

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一不顧者也子思孟軻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

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

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誇太過彼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李斯者其特甚者耳。今天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天子之六經，盡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試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蘇氏之言有可取者，故附見焉。

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循其言，可以入道。然荀子初不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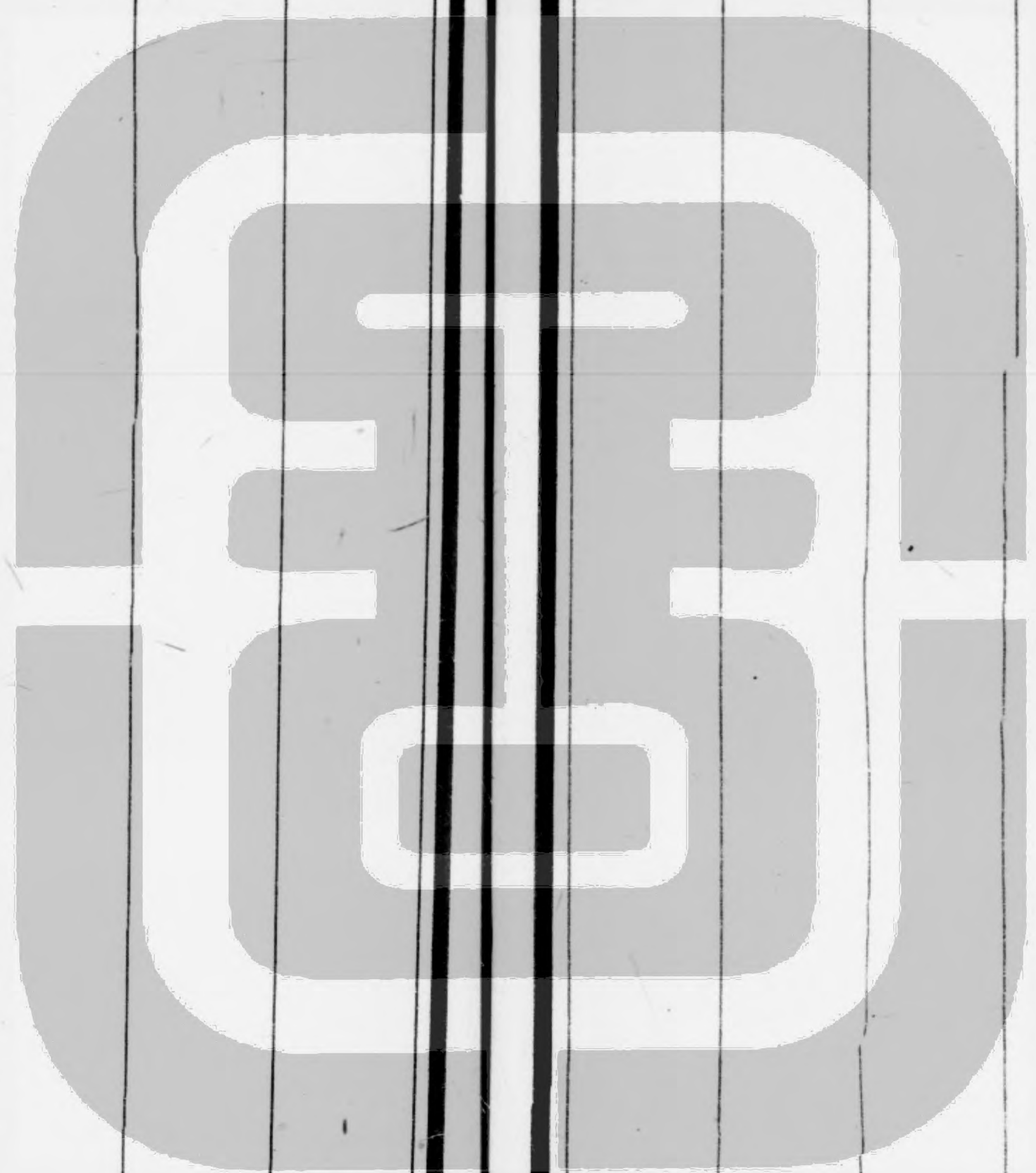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非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非也。

太玄中言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又曰：君子大心則天，小心則畏義，而節皆好語也。
問荀子資

質亦是剛明底人曰：然只是愈又問揚子比荀子却細曰：揚子說到深處，只是入老莊窠窟中去，如清靜寂寞之說，與太元中藏心于淵亦是莊老意。問揚子避疑之說如何，曰：太元中只是語言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光有个依違閃避之心矣。揚子為人，思況會云：思家如陰陽消長之妙，它直是去推求，然太元亦猶底工夫，蓋天

地間只有一个奇偶奇陽偶陰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冬太陰
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推去都走不得揚子却係作三事事
要作三截又且有氣無韻有口星而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孝
似孝老氏如清靜淵默等語此皆是老氏意思。以上兼言肖贊
之孝。又程子曰漢儒之中愚必以揚子為賢然出處之間不
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無聲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遜
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
如尉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
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之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疑
不可投然丁雲之罪特不在此通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
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又曰揚子出處使人難說若孟子斷不
肯為。朱子通鑑綱目言莽大夫楊雄死有以書來問者朱子
答曰雄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竊
取趙盾許止之例而繫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
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
此止春以謹嚴之法也。愚按出處士君子之大節孝之所護
孰先於此此既失矣何以孝為哉程夫之論甚當使子雲而在
亦當為受惡金陵三氏乃謂其與孔子無可無不可合金



七
七
八

七
四

七
七
九

九
三

程子曰王通者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
 語後來為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論其粹處
 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又

中說後有人綴緝之。一本云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入往
 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說不到處又有一
 件字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
 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
 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不是又曰有是心則
 有是迹王通云云未也又曰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
 如何聚得又曰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家人之義古今善之
 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物象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
 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司馬補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
 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
 閻劭受樂於比平霍淑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

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楊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贊易謂之王氏六經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統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賀若弼肯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德仁然後遊於藝也爾不悅而去通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浸身而已矣况吾儕乎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薛收問恩不害我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昇漢文之所難也虞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終傷於禮甲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無辨則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真讓國也

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致俗也賈瓊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沈如也則可通謂姚弋仲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此通嘗曰對禪非古也其秦漢之後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安家所以寧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少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謀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時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讓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使之媒也絕階去媒讓彼遠矣謂此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及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藝也受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

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錄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並時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靈武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清泰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友龔暗史畏無尸下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龔暗位位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龔暗史繼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君集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李元之通曰無新肉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一至乎又對龔暗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豈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以一天皆流入於釋老者矣夫

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者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焉有可行於西方而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慾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齊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謂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為學之士傳其書者蓋寡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推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其自任太重而其子孫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

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愚按司馬氏補傳之外其言有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又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又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欲匿其德而不章也又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又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童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又曰多言者不可與遠謀多動者不可與久處又曰疑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蝥也織悞者義之蠹也又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又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又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曰必也義乎密出子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免禍愛強而好勝神明不與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使其道無為禍化凡此亦名言也其散見於諸篇者不與焉至於其行則有若所記子躬耕

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
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
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
至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
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
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
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
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
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

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

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

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
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
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有物則秉彜之
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
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
商一北校功度德盖未有以相君臣也則
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
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

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
處以為則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
平而徒效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
驚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
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
王之誅俾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
其美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
一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
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

樂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
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
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
淵矣其視於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
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
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
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
之貫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
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

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
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
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
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
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
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又曰賈誼根本只
從戰國中來漢儒

惟董仲舒其盛正非諸人比然最好處只有正義明道兩語
此諸子皆不尺道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
氣然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個三代便自要比
得甚麼義理只有高帝時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
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

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濟
 得甚事它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書只是依它个樣子見聖
 人作六經我亦學它作六經便說可以此並聖人不知如何比
 並其嘗說自孔孟沒後諸儒不曾細讀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
 旨只是自說一副當道理說得似若可觀只是非聖人之意問
 童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
 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如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要極
 高了但於本領題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不理會要知
 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
 曰文中子六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
 有此本領口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只自老
 莊中來問十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
 一目瞭然人要去揣摩不得又曰七制之主必因其續書中曾
 乘七君事一以為書名之曰七制如二典然今無可考六率多
 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舜子則是孔子自居又曰天下皆
 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
 焉理盡性五何憂蓋有當憂者有不當憂者然言心也
 中子以為有心迹之與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

以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又曰觀
 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文中子云云
 此說是又曰文中子言論大綱雜霸
 如說安家存我都是為自私張本

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

按中說薛叔問仁
 子曰五常之始也

問智子曰五常之用也問禮子曰五常之中也可以行矣先三
 以是南面而坐嚮明而北也問義子曰五常之斷也問信子曰
 五常之終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理子曰五常之分也問
 道子曰五常之所一也問器子曰五常之偏授於是乎不一也
 君子器乎哉否也以此數條推之則仲淹之於道体見有未明
 故其言有未粹易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然則仁之為仁蓋貫乎五常
 之始終今獨以始言之是知有偏言之仁而未知有專言之仁
 也以性言之則仁義禮智皆体也發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則用也今日智為五常之用焉則仁義信皆体而智獨為用也
 豈其然乎至若以禮為五常之中未知其取居中之義乎抑取
 無過不及之義也以居中為言則初無意義若曰無過不及則

凡合乎義理之正者皆中者又非獨禮為然矣信於五常無乎不在猶土之玉四時也獨以終言可乎惟義者五常之斷一語若曰義在五常之中主於斷制差為近之而以性為五常之本則失之尤甚者也韓子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則所謂性者五常而已今日性為五常之本是性非五常時其本焉爾其各言之未當大抵若是蓋仲淹之學詳於世變而畧於情性故其於道之用似有見焉而體則未也朱子之評豈不勝哉○以上論文中子之學

